

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第20季)  
晒稿台网址: 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 cqwbk@163.com

做则必成 唯实争先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活/随/笔

## 雪落山村



洪德斌

冬日,我所居住的城市无雪。于是,不由常常惦记起老家的雪。

老家的小山村卧在山洼里,冬日里,素简、恬静,如一幅水墨。雪通常会某个黄昏,倏然而至。若你正在村里溜达着,不经意间,会有一朵两朵雪花落到脸上,轻柔地给你挠痒痒,用手一摸,又送给你丝丝凉意。“是下雪了吗?”你疑惑不定,然后仰头向天空求证。果然,铅灰色的天幕似乎裂开了的缝隙,稀稀疏疏的雪花从缝隙中筛下,羽毛一般轻盈,悠然地飘着。它们并不急于赶赴大地,它们更乐意拉长空中的行程,尽情舒展自己优雅的身姿。

下雪啦!孩子们跑到屋外欢呼雀跃。雪似乎也童心未泯,它们最喜欢陪孩子玩耍,围着孩子舞蹈,瞅准机会,浮到他们的头发上,挂到他们的眉毛上,钻进他们的脖子里。孩子们也不躲避,任由雪花将自己打扮成鹤发老人、白眉大侠,然后望着怪模怪样的同伴,互相指

着、笑着。

雪花渐渐大起来了,密起来了。也不知道雪花先前都藏在哪儿,又是得到了谁的指令,一时之间都扎着堆地赶来了。它们挨挨挤挤的,在空中推搡着、碰撞着,那么辽阔的天空也容纳不下它们,变得拥挤不堪。

北风打着呼哨,从遥远的北方来了。北风俨然是个威风凛凛的施暴者,它有力、冷漠,睥睨大地上的一切,让弱小的草木瑟瑟发抖。北风一遇到雪花,就发起脾气,毫不留情地扔着、拍打着、翻卷着。雪花那么娇小轻柔,哪里经得起北风的折腾,都歪斜着身子,踉踉跄跄地,随着北风扑向屋顶、树木、大地、溪流。

几个在田间劳作的人,匆匆地往家赶。风雪一路紧紧跟随着、纠缠着,冷不丁地往他们脖子里钻,偷走一些温暖,赶路的人打个冷颤,赶紧裹紧大衣,有时还会骂上一句:“这该死的雪。”可雪有点冤枉啊,它只顾忙着赶路,不料

却被北风挟持,它身不由己。

老家的雪很少走过场,下得盛大,时间一久,山村就变了模样。那些散落的一幢幢黑瓦房变成白色了,黝黑而光秃的树枝上,抹了粉镶了玉,装扮成玉树琼花,大地铺了一层无边的白毯子,掩盖住那些乱糟糟的枯草和污泥。雪似乎是个钟情于童话的魔法师,它很快给山村建构了一个童话般的洁白世界。人望着这奇妙的世界,渐渐地就走了神,去一遍遍重温白雪公主的故事,去编织属于自己的童话境界。猫儿狗儿也被感染了,兴奋地跑到白毯子上,来来回回地跳着,盖着自己杂乱而潦草的梅花爪印,尔后,又被雪花抹平。

下雪的日子,天黑得早,人们早早关了门窗,躲进屋子的温暖里。雪花充满了好奇心,总想去窥探人的生活。它们从窗玻璃前掠过,它们使劲寻找门缝、窗缝,试图挤进去看个究竟。它们看到了什么呢?昏黄的灯光里,是一

家人围着红泥小火炉的暖意融融,是孩子和父母一起戏耍的天伦之乐。雪花知道,屋内装着的是人的烟火生活,不该去打搅,它们知趣地止步于门外。

夜渐渐深了,山村笼罩在寂静和黑暗里。山村闭塞,鲜有出远门的人。外出的人天黑前都回了家,没有风雪夜归人,就连狗儿也懒得吠叫,早早地睡了。惟有雪花还在屋外窃窃私语,声音是那么轻柔,即便竖起耳朵,也听不清它们在说些什么。偶尔,窗外的树枝被北风吹了一把,打了一个激灵,枝上的雪一个趔趄,被抖落下来,跌到地上,与地上的雪撞个满怀,发出“扑扑扑”一阵响。响声过后,一切又归于寂静。

这样的夜晚,你会觉得心是宁静的,用不着为一些琐事烦忧。这样的夜晚最适合拥衾而卧,酣然入梦,只待天明,一个红装素裹的世界就会将你拥抱。

(作者单位:巴南区财政局)

文/艺/窗

## 臧克家与中国新诗研究所



向天渊

诗人臧克家1942年8月从河南叶县徒步来到重庆,直至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7月才离开,他在重庆生活、工作长达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好几本诗集,比如,《古树的花朵》《向祖国》《感情的野马》《国旗飘在鸦雀尖》《生命的秋天》等等,尤其是《泥土的歌》,它与《烙印》一起,被臧克家视为自己的“一双宠爱”。臧老非常怀念这段不平凡的岁月,先后创作有诗歌《歌乐山》《忆山城》,散文《歌乐山·大天池》,抒发自己对重庆尤其是歌乐山生活的深切怀念。也许正是这段经历,让臧老对同样坐落于重庆的中国新诗研究所给予了格外的关爱,也成就了他与新诗所的创办人之一吕进先生十多年的忘年之交。尽管两人相差三十多岁,臧老晚年却以“老友”称呼吕进。

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6月18日,除吕进之外,还得到时任西南师范大学校级领导、著名诗人方敬的大力支持,共襄盛举的还有著名翻译家、诗人邹绛。这是中国新诗学发展史上第一家研究新诗且具有独立建制的专门机构,至今已培养硕士生近600人,博士毕业生30余人,此外还有十余名博士后、访问学者。

新诗所成立伊始,臧老欣然同意担任顾问教授,并于1988年6月3日出资4千元人民币设立奖学金,奖励新诗所的优秀研究生。2005年4月7日臧克家夫人郑曼女士再添6千元人民币,2006年6月6日,首届臧克家奖学金获得者胡兴从加拿大寄来1千美元加入其中。从1990年5月28日到2021年6月24日,臧克家奖学金共颁发14次,包括臧克家奖学金和臧克家学术奖两种类型,25

人次获此殊荣,奖金从100元到2000元不等。2021年5月,新诗所终身荣誉所长吕进先生与臧克家女儿郑苏伊女士商议,决定将臧克家奖学金的评奖范围扩大到全国高校,奖励最近两年在新诗研究领域有重要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为此,吕进先生个人出资10万元,郑苏伊女士代表四兄妹也汇来10万元人民币,奖学金的基数扩充至20.8万元。经过认真评选,2022年10月8日顺利颁发了第15届臧克家奖学金,获奖者是南京师范大学2021届毕业的文学博士宋夜雨。

臧老对新诗所的厚爱不仅如此,自担任顾问教授之后,他就将自己视为新诗所的一员。在《漫谈新诗研究——祝中国新诗研究所创建二周年》一文的开头,他写下这样一段感人的话语:“我们的新诗研究所建立两个年头了。在校领导的关注、扶助,在所长吕进同志正确的指导之下,时间虽不长,但取得的成绩是不小的,在国内甚至在海外,有了相当的影响,这是令人至感欣慰的。我仅挂个名义,没尽上一点力,是很惭愧的。‘所’里的所有同志的共同努力,以及重庆众多诗人所给予的赞助与鼓励,也是我们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新诗所的研究生也将臧老当做指导教师,利用去北京访学的机会登门拜师求教,收获良多。

1990年,吕进的《新诗文体学》出版,臧老专门撰写了《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作为该书的序言,且提前发表于《当代文坛》1989年第4期。文章写道:“我与吕进同志,观点相同,趣味投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尊重我,我也尊重他。对写作问题,我们都强调:应该从生活出发,注意时代精神,特别注重艺术表现与个人独特风格。对中国的、

外国的优秀传统,要借鉴,继承;对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应该学习。当然,在对待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学习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方面,我更多地坚持了民族气魄与民族风格。我每读吕进同志的论文,觉得心气平和,说理明晰,文字也颇精炼优美,富于吸引力。”整体而言,中国新诗研究所的诗学观念是“中锋”性质的,不保守也不激进,提倡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外来诗学的本土转化。这的确与臧老的诗歌观念相契合。

1998年10月,直辖之后的重庆成立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是吕进先生,此时臧老已年满93岁,在病榻上还专门致信表示祝贺。在与吕进交往的十多年里,两人除多次见面之外,还有比较频繁的书信往来,《臧克家全集》中收录了致吕进的八封信。除商讨诗学事宜之外,也畅谈若干诗坛信息及家长里短,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厚情谊,恰如臧老在信中所说:“病中亲笔写信极少,……信去信来,虽劳累,但说心里话,字行间有情在。”

应该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臧老与中国新诗研究所呈现出一幅双向奔赴的动人景象,作为顾问教授,臧老以新诗所同仁自居,从“我们的新诗研究所”这样的称谓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新诗所的浓浓关爱之情。新诗所在建构自己的诗学传统时,也充分吸纳了包括朱光潜、宗白华、臧克家、卞之琳、何其芳、方敬、邹绛、吕进等人的诗学观念,用吕进先生在《臧克家与重庆》一文中的话说:“臧克家的诗歌和崇高人品也将永远地照耀着我们,永远,永远。”

(作者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

诗/绪/纷/飞

## 到缙云的 土地上歌唱

(外一首)



屿夫

嘉陵江上的风,吹得更猛了,这个初冬的日子  
缙云的苍翠,对着碧水云径  
径达那些峰岭  
乃情侣们盟誓的圣地

师法在无花之野,栽植  
花的隐士,追随把稻种培育  
变荒芜为良田的贤者  
女歌者,从此用灵魂创造  
世代无尽的回音

然而,我们踩出的小道  
据说早已草木疯长  
未忘记路口吧,或许下月初  
听到诗乡归来的呼声

## 花,是所有生活里的快乐种子

这份快乐,该因一朵花吧  
或许是一坡花地  
花开了,就变成快乐的种子  
哗啦啦绽放塞满胸间  
烦恼像顷刻散尽的云

雪山脚下,蓝色黄色的小花,紧贴沙砾  
欢欣能驱走高原反应的晕疼  
岛屿杂花,伴灯塔  
令浪涛也透着些温情

看过精致的,唯美的花庭  
也曾经被草原花海簇拥  
窗台上的微花园,小巧可喜  
让走近者动心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乡/村/故/事

## 老院的快乐时光



陈劲

我从小生活在一座偌大的老院里,每逢夏夜纳凉,便会迎来我们的快乐时光。虽然半个世纪过去,至今仍是满满的回忆。

夕阳西沉,晚霞映红了老院,院子里晃动着准备夏夜纳凉的身影。大人娃儿齐动手,先清扫院坝的灰尘,再端出清水泼洒,直到地上热气丝丝散去。接着将各式纳凉神器移到院中,大婆家的凉板椅、五婆家的长条凳、大婶屋里的竹棍席等先后摆放在自家门口。大爷呢,径直把晒粮食用的大团筛安放在了两根板凳上。

晚饭后,人们陆续出屋。大公在大婆的搀扶下慢慢坐下,倚靠在椅子上悠哉地闭目养神。大人们轻轻挥动着蒲扇,几个调皮娃趁靠近借点风,也有懂事的帮着大人麻苞谷。不一会儿,一阵呼噜声从五公家门口传来。我们蹑手蹑脚靠近,用一根纤细的茅草挠他鼻孔。“哪个小屁孩,再不停手我起来卡你的蹄筋哦。”可大爷白天活太累,不想睁眼也不想起身,只是吓唬。无趣的

我们经堂哥安排,玩起了斗鸡游戏。孩子们的表现,大人们看在眼里,每当有人倒地露出点光腚,院里便是一阵笑声。

我们正玩得起劲,院外来自行车铃声,我知道那是父亲回来了。“老三,你老汉回来啦,包包里面有冰棍哦。”五婆摇着蒲扇,语言充满诱惑。可母亲的话却先了我去:“这么晚才回来,晚饭都吃过了。”“班上有个娃调皮,去邻村家访了。”父亲停好自行车,我的一双小手就不自觉地抓住了他的手臂。父亲一声“抓紧嘞”,然后拉着我转起了圈圈。

一阵风扑面而来,我直喊凉快,感觉成了院里最幸福的娃。

在老院,年过八旬的大公读过私塾,肚里藏着许多故事,我们会隔三岔五地求他讲一些。大公讲的多是些抑恶扬善、除暴安良及秀才攻读的历史故事。父亲吃过晚饭,摇着蒲扇走过来,接过大婆递过来的凳子坐下陪我听了会。在故事

要结束的时候,递上一支烟给大公公点上,回头让我猜故事结局。自然,我那些幼稚的想法又迎来大人们一阵快乐的笑声。

兄弟姊妹们见父亲休息坐下,纷纷围过来,期待着这位院子里唯一的乡村教师给他们讲点啥。父亲呢,通常会讲些幽默笑话,如“一根扁担睡十二个人”“饿不死的老公公菜”云云。当然,也有我们喜欢听的牛郎织女等神话故事。

那晚,恰好七夕前夕。皓月当空,老院沐浴着皎洁的夜色。在父亲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们遥望星空,想象着牛郎织女不时将要相遇的美好情景。这时,年长的堂哥堂姐,你一言、我一语背起了《天上的街市》里的诗句。当时我不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只觉得那些诗句犹如轻柔的夏夜凉风,听起叫人好舒服。尔后,我们躺在各种纳凉神器里,数着天上星星几许,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档案馆)